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日本侵華終戰近70年，這段歷史的傷痛在中國人心中仍揮之不去。近日因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又再度勾起倖存者一幕幕日軍殘暴不仁的回憶；加上日本文部省日前修改教科書編寫指引，稱會在中學課本列明釣魚島和獨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更令人憤慨。縱然倖存的東江縱隊老兵已年屆80歲，甚至90歲高齡，但說起當日「3年零8個月」被日本統治的艱苦和日軍的暴行，仍歷歷在目：有人曾餓得上山掘土伏苓，甚至吃樹皮充飢；有落難富人為求一餐溫飽，被迫賣掉女兒；有人想起當日日軍濫殺無辜，甚至曝屍海傍以威嚇港人服從。每位倖存者憶起這段慘痛日子，均悲憤填膺。



控訴日軍濫殺無辜 東江老兵悲憤



林珍當年毅然加入東江縱隊成為護理員和交通小鬼時只有9歲。



何觀養手持「功在家國」紀念獎牌。



李志應憶述當年被日軍綁手虐打的情況。

安倍「拜鬼」 勾起戰士慘痛回憶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近70年，經歷當年抗戰苦難的市民，如今已為白髮蒼蒼的老人。不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執政後大力鼓吹修憲擴軍，早前更到靖國神社「拜鬼」，勾起了他們一幕幕的慘痛回憶。

現年79歲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聯誼會副會長林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笑說：「自己是當中最年輕的。」林珍表示，當年日本佔領香港時，自己只有9歲，儘管如此，當年一個個行人在自己面前餓死倒下的片段，卻歷歷在目，她亦曾經兩三天沒有飯下肚，餓得腳站不起來。

糧食被扣 要採野菜充飢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聯誼會前會長李志應，現年85歲，他補充說，當年日軍收起糧食，以每人每日獲分配「六兩四」白米，但其實只能煮成一大碗飯，而且根本沒有派足，後來甚至改派木薯粉，對當時要務農的港人而言，餓得要採集野菜充飢。

85歲的何觀養亦指，曾餓得到山上掘土伏苓生吃，當時吃野菜、豆渣甚至樹皮充飢非常常見，而當年身處的荃灣「路有餓死骨」司空見慣，加上日本強捉市民遣返內地，結果荃灣人口少近一半。

年屆88歲的羅耀輝直指，當年日軍霸佔糧食，餓死太多人，而在配給制度下白米非常昂貴，自己的家人亦曾把床鋸掉充當柴賣掉來買米；又有落

難富人為求一餐溫飽，被迫把千金賣做「妹仔」。

李志應說，當年有句俚語：「屋企有米唔愛無老婆」，而自己父親曾拿着一袋「番棍」被餓瘋的途人當食物搶來吃；他亦有聞，有母親把餓死子女的大腿肉割來煮食，李志應說：「當時的人餓瘋了、餓怕了」。

日軍殘暴 要打要殺毋須理由

當年日本為這班倖存者帶來的傷痛又何止飢餓。說起日軍的濫殺無辜、殘暴不仁，老人們均悲憤填膺。李志應有4名親友正是被日軍所虐殺，他說日軍要打要殺不需任何理由，所以當年身處的大埔墟一帶，無故成為日軍手下亡靈的大有人在。

何觀養亦指，當時日軍強佔富貴人家的居所，稍有反對的便格殺勿論，何觀養又指責日軍對無辜市民拳打腳踢，令市民人心惶惶。

羅耀輝則親證當時香港屍橫遍野的情況。他說，有民眾餓瘋了，到運糧船上偷白糖充飢，日軍接報後使船靠近，不理船上無辜的船員，用機關槍亂掃射，並把屍體割開肚皮，放在船上和海傍曝屍，羅耀輝激動地訴說：「海傍、通道，周圍都是死屍」。

虐民「花招」多「死不掉都殘廢」

羅耀輝又指，日軍虐殺市民的「花招」甚多，從市民耳、鼻、喉灌水，灌得人如氣球般脹滿，日軍就踏上去猛跳，他說這些被虐者「死不掉都殘廢」，又會迫市民在烈日下高舉大石，若舉不動便虐打至死，又會放餓狗把市民活活咬死……

老人們雖年事已高，但日本侵華一幕幕血淋淋的過去，至今仍無法忘懷，仍能鉅細無遺地訴說這段歷史，他們都希望作為歷史見證，讓新一代了解當年港人經歷的苦痛，譴責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對倖存者的再次傷害。



1998年10月28日，時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出席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軀之人士的儀式時致辭。

小隊員手刃漢奸 交通小鬼智避搜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抗日戰爭已經過去近70年，被已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元勳、十大元帥之首朱德稱為「解放廣東的一面旗幟」的東江縱隊，其當年保家衛國、守護香港的事蹟，相信現今年輕一代所知不多。本報記者訪問了多名老兵，他們每人都有一個抗日故事，有游擊隊員訴說被日軍發現身份，並被俘虜嚴刑逼供亦絕不透露半句情報；有交通小鬼（遞送情報）用智謀逃過便衣日軍的搜查；有只有9歲的小女孩，毅然加入成為護理員和交通小鬼。他們的故事展現了當年港人眾志成城、齊心抗日的一段歷史。

李志應受到小學老師的影響，知道「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的兇殘，腦海裡樹立了保家衛國的思想，於是在日本佔領香港時，只有14歲的他便參加了抗日游擊隊，更曾被日軍發現身份，被俘虜嚴刑逼供。李志應指當時被反手綁在荔枝樹，備受虐待，但絕不透露半句情報，更被關押4個多月，當時受了傷但沒有藥，有時更沒有食物，甚至有兩三日未沾滴水，靠靠自己的尿來維生，最終靠自己拆

開屋頂鐵皮逃脫。其後，只有16歲的他已獲發佩槍，更曾手刃漢奸和擊倒四五個日軍。

「衝前去還擊」 不顧生死

同樣受老師灌輸愛國和抗日思想的羅耀輝指，當年日軍太殘暴，以致幾乎人人都有「恐日病」，但看見香港民不聊生、生活困苦，羅耀輝便決心當兵抗日，由於他熟習水性，便成為了海上中隊一員。

他曾多次身陷險境，當時一心抗敵的他，已置生死於度外，「當時日本人向我們開火，想也不想，便衝前去還擊」，他又曾靠着漁民通風報信而擊退日本漁船，亦曾遭日軍以裝甲車及燒山來搜捕，躲到糧水盡斷時，幸得村民接濟而脫險。羅耀輝說起當年港人眾志成城、齊心抗日的往事無不感慨。

14歲便擔任交通小鬼（遞送情報）的何觀養，曾多次用智謀逃過便衣日軍的搜查。何觀養每天要來回荃灣和元朗大棠2次遞送情報，有次遇上整座橋滿便衣日軍，為保護情報，心生一計，裝作小解，把捲成一扎如手指粗的情報藏在藤帽內，成

功逃過搜查。他平日又會用蕉葉把情報包好，遠遠看見日軍便拋到草叢中，待日軍離開後再拾回，以智謀保護東江縱隊的情報。

家人受迫害 9歲女童入伍

林珍當年只有9歲，但因家人曾受日軍迫害，於是小小年紀便毅然加入東江縱隊，成為護理員和交通小鬼。她說自己並無任何醫療知識，所以只能為傷兵消毒和包紮傷口。林珍說，只想盡自己的能力對抗殘暴的日軍。

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部分已回內地居住，留在香港並仍健在的只剩下130多人，而且都已年紀老邁，平均年屆88歲。以前約有30多名老戰士有資格申請港府提供的撫恤金，現在只剩下10多人，而其他的老兵只可享有國家發放每月千多元的撫恤金。

林珍期望老兵可以在有生之年，得到港府的重視和公平的對待，以回報老戰士當年勇敢守護香港的付出。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日烈士簡介（節錄）

| 姓名 | 職務 | 所屬隊別 | 原居地 | 事跡簡介 |
|--------|------|-------|--------|---|
| 曾佛新 | 班長 | 海上中隊 | 西貢雞寮 | 與弟弟曾佛焄一同參加游擊隊，獲獲範班長稱號，1944年11月30日在黑岩角海上與日軍的戰鬥中犧牲。 |
| 何根、石十五 | 交通員 | 海上中隊 | 西貢糧船灣 | 石十五與何根都是西貢糧船灣的漁民子弟，在游擊隊當交通員，經常冒着生命危險從西貢到大鵬灣一帶送情報和物資，引起日軍的注意。1943年在敵人搜船時被捕，受盡酷刑，視死如歸，兩人被關進船艙活活燒死。當時石十五年僅15歲，何根只有17歲。 |
| 丘畢 | 副班長 | 海上中隊 | 西貢茶果嶺 | 1945年8月日軍投降前夕，在西貢大浪口和日軍激戰中身受重傷。 |
| 劉捷 | 小隊長 | 海上中隊 | 西貢檳榔灣村 | 1945年在西貢口襲擊日軍的海戰中犧牲。 |
| 李金福 | 班長 | 海上中隊 | 西貢 | 1945年在西貢口襲擊日軍的海戰中犧牲。 |
| 曾福 | 事務長 | 大隊政訓室 | 沙頭角三柵村 | 1943年3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設在沙頭角晏台山的政訓室被日軍包圍，曾福在掩護隊員突圍時犧牲。 |
| 符志光 | 交通站長 | 大隊政訓室 | 沙頭角 | 1943年3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設在沙頭角晏台山的政訓室被日軍包圍，在突圍戰鬥中犧牲。 |
| 邱國彰 | 縣級幹部 | 大隊政訓室 | 河源 | 1943年3月3日，港九獨立大隊設在沙頭角晏台山的政訓室被日軍包圍，在突圍戰鬥中犧牲。 |

資料來源：文匯報資料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西貢新竹灣烈士碑園舉行謁碑禮。

民眾豎碑 紀念捐軀烈士

二戰抗日勝利後，香港民眾為紀念「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功勞，先後在大埔烏蛟騰及西貢豎立「抗日英烈紀念碑」，並通過每年一次的謁碑典禮等活動，緬懷大隊的豐功偉績。

1989年1月23日落成的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烈士碑園，坐落斬竹灣西北岸山崗上，毗鄰大網仔路，是由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守護香港的西貢居民後人所建，據悉整個項

目耗資逾百萬元。

紀念碑高約20公尺，外形成平面梯形，取其正方之穩，及三角之巧，另以步槍為主題，象徵抗日武裝力量。去年8月15日，就有多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員，在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園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8周年謁碑典禮」儀式，紀念抗戰期間保衛香港而捐軀的烈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九大隊」擴大改編變「東江縱隊」

在二戰抗日期間為保衛香港立下不少功勞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簡稱「港九大隊」，於1942年2月3日正式在新界西貢半島的黃毛應村成立，是一隊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下組成的游擊隊。

「港九大隊」的成員中包括農民、學生和海員，其大隊長為蔡國樑，政治委員為陳達明，政治處主任黃高陽，主要於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以加強在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抗日力量。

曾救出89名外國人

其後，「港九大隊」在東江縱隊指揮員曾生領導下，在抗戰期間由200人的小隊，迅速擴展至逾6,000名成員的大隊，戰時除了與敵人作戰，亦在拯救英國及外國人士上扮演重要角色，據悉當時在香港淪陷後面臨日軍搜捕，游擊隊經不同路線多次營救逃離日軍的英軍戰俘及盟軍等國際人士，過程中就拯救出20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國人、3名丹麥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及1名菲律賓人；而營救路線就有12條之多。

到1942年7月，「港九大隊」為加強對大嶼山的控制，並強化與澳門及廣州的聯繫，派遣逾50名武裝人員到大嶼山組建「大嶼山中隊」。翌年12月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改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而「港九大隊」繼續維持其轄下的一個分隊。

在英軍撤退後，「港九大隊」隊員獲取被英軍擱棄的武器，並在新界及九龍建立基地，同時在西貢墟建立地下聯絡系統。

董建華親放烈士名冊

戰後1951年，烏蛟騰村村民不理會當時港府態度，集資在村內建立抗日英烈紀念碑，成為香港回歸前唯一承認游擊隊功績的公共建築。

1998年12月28日，特區政府在大會堂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烈士紀念龕內，確認了「港九大隊」的歷史地位。

現時「東江縱隊司令部舊址」位處葵涌界士洋村旁，司令部舊址原為意大利式天主教堂，建於1912年。1944年到1945年5月間，東江縱隊司令部就駐紮於此，當時司令部會議室設在正廳，樓上為曾生、黃林平、王作堯等領導的住所，當時的「土洋會議」亦在此召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